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七

記

江州濂溪書堂記

晦庵

數齋標準評曰

此篇論道未嘗亡惟托於人行於世故有絕續明晦之異中間

鋪叙濂溪不絲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可謂見微識遠之論也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

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  
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  
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

理到

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  
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  
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溥漓判合之不齊  
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  
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

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  
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  
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  
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  
甚而明之亟也文老  
意正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  
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藝祖受命五  
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  
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發明本  
朝好不繇師傳默

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  
鬼神之幽莫不同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  
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  
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  
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  
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  
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

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懋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  
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  
來屬某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切有聞於  
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  
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  
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  
甚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  
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

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爾

道州濂溪祠堂記

南軒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  
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  
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  
世稱為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  
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  
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

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爵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知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



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資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濶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

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益在此而不在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隆興濂溪祠堂記

晦庵

蓋嘗切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

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理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没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

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晦庵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

脩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  
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  
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十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  
奮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䟽觀造化之原而  
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  
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  
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  
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已治人之

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窺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勉齋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而太極之妙為之  
根抵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  
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  
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措亡  
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  
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  
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  
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



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傅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

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  
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  
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  
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  
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  
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  
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

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  
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  
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  
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  
州教授而某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  
生為門人高第以某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二月四  
先生祠成遣其學正張某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  
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

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西山

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陳應龍屬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籓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

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致與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

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邇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是之立竒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

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  
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  
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  
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  
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  
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  
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

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  
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  
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  
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  
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  
習目為闊迂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  
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  
其將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



心法益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

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  
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又豈陳  
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古文集成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八

記

復齋記 五卷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反本復始求全其所由  
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固所有也方孩提未免  
於父母之懷及少長聚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在

而良心未放也逮成童既冠嗜慾動於內事物感於外  
內外紛糾流於所偏勝故去於道日以遠也此大學所  
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漫支離不可會歸於一歟扶  
風馬君名其種學績文之所曰復齋不汨於流俗慨然  
有志於大學之道因子友彪子也來求言子安能知然  
從事於斯如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  
收穫之功焉夫人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  
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自青陽

至于黃髮茫茫如旅人不得歸家而安處也今欲驅除  
外誘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  
物者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  
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即事即物不厭不  
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  
無窮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  
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目流於  
形色則知自反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則知自反而以

理聽口流於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於聖人者也及其久也德盛而萬事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豈特不為事物所迷亂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音聲唱和行止無非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內外貫而為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天命在我無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於是為至馬君勉

之哉母驚焉而謂予言之狂也必顧名思義與其朋友  
牽連而復於道然後為稱矣

復齋記

晦庵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  
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  
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  
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  
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



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敬齋記

南軒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騫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支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

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  
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  
始曉然示人以致知主敬為聖學始終之要顧世方樂  
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居視斯言若易焉者而  
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綸膠轕曰動曰植變  
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益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  
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  
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隳也心也

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謂之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

以君子畏天命不敢違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  
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  
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  
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  
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益知吾道之不孤也  
故樂為之書

敬齋記

南軒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

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梟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而察之事物物不得適焉涵泳

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  
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  
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  
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  
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  
此以贈之益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存齋記

南軒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

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

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其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敬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為之記若予者益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自警歟

不息齋記

五峯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謨齋房衡麓先



生名曰不息惟義之奧至于今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  
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  
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為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  
義以厲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  
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  
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  
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  
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

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  
將何以叔子之放志表萬物而正之邪惟予知其有道  
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  
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  
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  
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  
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  
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

閨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徧滿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為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為仁也此聖人與天為一之道大哉言乎舜禹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於道

者可忽諸

弗措齋記

南軒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  
求予為記其請厪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  
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  
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  
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  
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

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  
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  
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攷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  
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  
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  
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  
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

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  
至終不為已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  
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  
五者益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  
益深所履亦固而所以弗措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  
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  
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  
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

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唯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克齋記

晦庵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益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

而已益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  
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  
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  
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  
此人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  
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  
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  
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



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焉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胃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

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

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矣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  
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  
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盜然有所不能自己於  
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  
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  
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  
之一助云爾

無欲齋記

勉齋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  
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  
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  
齋矣盍為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  
之有人斯文之未墜吾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  
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  
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  
感之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

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人未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嘘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言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

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  
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  
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最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  
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  
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  
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  
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况車  
馬輕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

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繫也所謂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毋自欺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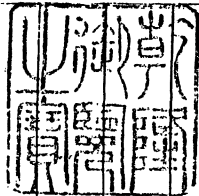
勉齋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為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瀟山

屬予為之記予聞學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  
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  
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  
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  
不質曰至焉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  
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  
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



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



古文集成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十八

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袁 瑩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一

書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迂齋批云

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  
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同

見肺  
腑

西山批云

戰國策士  
談說之辭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

迂齋批曰不敢斥言故託之侍御者

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

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迂齋曰書中多是解說此兩句故

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

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

之心

迂齋曰緣此所以歸燕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

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

迂齋曰緣此所以仕燕

此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西山曰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

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

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

燕齊器設於寧臺

西山曰  
臺名

大呂陳於元英

西山曰  
宮名

故鼎

反乎磨室

西山曰當作歷室  
徐廣曰磨歷也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西山  
曰徐

廣曰竹苗曰篁謂燕之  
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

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

迂齋曰此毅  
所以事燕王

之心緣此所以受封

是以受命不辭

西山曰此叙王所以幸已之由

臣間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迂齋曰此以下轉來燕惠王身上

蚤知之

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

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

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

迂齋曰見燕昭王平日調度區處

施

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間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接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吳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

至郢

迂齋曰以闔閭比燕昭王以夫差比惠王

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

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

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西山曰此下自

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

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

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迂齋曰言已所以去燕歸趙

臣聞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迂齋曰言不敢顯斥惠王之過

忠臣去國不

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西山曰此結一篇之意而安燕王之

心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



以間唯君王之留意焉

絕秦書

呂相

東萊曰

呂相絕秦魏錡封於呂邑故稱呂相晉欲伐秦故先數秦之罪後世檄書蓋自

此始觀此書亦見得風聲氣習之變春秋以前辭命未嘗有不著實者到後來以虛言相誣亦自此始晉數秦罪若以實論只有一二件其他皆虛如秦晉初間問圍鄭秦從燭之武之言遂與鄭盟此是秦曲至晉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此秦最曲秦之曲只是數端耳見得左氏書此事有筆法如秦有韓之師此本是晉許秦賂晉不與秦取之此是晉曲今晉却言秦不是秦納文公乃是大功今言是穆之成如晉文之征魯衛使諸侯朝秦自

是文公欲圖霸是時秦穆雖預諸侯之朝本不  
是為秦而却言有大造於西此則已未有一分  
思於人却言有十分別人有  
十分思於已則作一分說

又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  
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謀之語蓋可見矣  
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  
迫如此非后世  
專學言語者比

西山曰

此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

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魏錡子蓋口宣

已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

晉獻公秦穆公

相好戮力同心申之

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穆公夫人  
獻公之女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

公如秦

辟驪  
姬也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於晉

秦納  
惠公

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

秦伐  
晉於

韓獲  
惠公

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成功  
於晉

文公

躬掇

音  
患

甲冑跋

草行  
也

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

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

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晉自鄭貳於楚故圍之  
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

秦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

詢謀也盟者秦  
伯謙言大夫諸

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

無祿文公即世

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

弱也

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

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

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國都於費今緄氏縣

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

滑晉同姓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勲

納文公之勲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敗秦師於殺

猶

願赦罪於穆公

晉欲求解於秦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

秦使鬪克歸楚求成楚莊幼弱不能與晉競欲立王子職而為商臣所弑

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逞快也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

晉襄秦穆皆卒

康公我之自出

晉外甥

又欲闕剪我公室

闕其月反徐如字

傾覆

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謂秦納公子雍

我是以有

令狐之役

敗秦師於令狐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

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與秦師戰於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

入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

及

君之嗣也

君秦相公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望秦撫恤

晉君亦不惠稱盟

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尺證反

利吾有狄難

謂晉滅路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夷傷也爰劉我邊陲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敗秦師於輔氏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

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相公子曰吾與女同好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

君是以有令狐之會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不肯齊盟秦伯歸而背晉城君又不

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與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

姻也季隗廬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

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

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

信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昔令狄之

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穆康共

楚三王

成穆莊

曰余雖與晉出入

猶往來也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暱就寡人

暱親也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

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

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

豈敢徼亂

徼要也

君若不施大惠寡

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執事實圖  
利之

上秦皇書

李斯

迂齋批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箇字而精神愈

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

不引前代他國事只

說秦亦有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妙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客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客之計拔三川之地

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城

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結得直是斬截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

而不用

正說已盡  
又反說

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

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舉輕  
明重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

與五子者不  
產於秦同一

句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上面一節只是順說  
又倒說有無限精神

則是夜

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

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

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

於秦然後可

將上面反說一兩項又倒一倒不覺重疊愈覺精采

則是宛珠之簪

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

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象武

者異國之樂也

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今棄擊甕叩缶而就

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

人才滿前適用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

方正說

不論可否不論

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

兩句一反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含無限意思

此非所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說秦始皇之辭不得不然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

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

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

秦若不用必歸它國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它國得士而用之便成孝

昭公惠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以小喻大亦以自見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迂齋批

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

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  
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  
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  
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  
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  
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  
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析散絕今其書見在  
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  
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

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方燕

說春秋

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

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  
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

自起頭至此皆是說諸經更涉久遠猶未得全備之意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

方說左氏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

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

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

而未施

其得之如此之難豈可輕廢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



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

謙讓樂士與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  
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  
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辨難有方且此數家之事  
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  
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  
野乎有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

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有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古文集成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二

書

上宰相書

韓愈

西山批

按公三上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

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迂齋批

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

然亦  
如此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  
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人才皆已舉用姦邪讒  
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  
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  
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

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  
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  
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反其時輔理承化之  
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  
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

又進一步  
不待吐握

矣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  
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  
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  
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  
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  
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  
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一作如一作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



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

門而闔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

焉

一有闔下其亦察之六字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

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

精采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

毋之邦矣

回護善救首尾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

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東萊批

此一篇須看大開合

迂齋批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來示云

呂本作愈白蒙惠書云却無此三字

有人傳愈近少信

一無信字奉釋

氏者此傳之者

一無上四字

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

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

留十數

一作百十

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

一無自字

胸中無滯礙

一無自胸中無滯礙

六字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

來棗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

呂云自此是作文

凡君子行已立身

自有法度

呂云承上警策立兩句

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呂云解上意可

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

呂云語健立身行已兩句熟有

此一句上兩句新

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

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

一作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

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

呂云再喚起

其行事類君

子邪類小人邪

呂云設兩端

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

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

列非可誣也

呂云辭語壯

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呂云關鎖上兩意

且愈

不助釋氏而排之者亦有說

呂云平鋪兩意

孟子云今天下不

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

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音妬敗也

禮樂崩而夷狄橫

下孟切

幾

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

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

正道廢將數百年

呂云欲反  
難孟子

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

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呂云見楊  
墨害深

及秦滅漢

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

呂云不得  
不重說

其後始除

挾書之律

呂云輕  
說過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

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

呂云不  
公字最

下得  
好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

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

故也

呂云下字自此以下直至篇末無限曲折宛轉詞意方足當通作一篇看

孟子雖聖

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

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

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

如也

上面說孟子許多未盡只此一句轉了筆端有千鈞之重 呂云此生一段難孟子然其中乃意與

辭不與乃說

然向

一作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矣

呂云難二百來字只作兩三句救起最警策處此上一句破前頭數百句 侏音朱侏離蠻夷語聲也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推尊孟子亦是

為自己張本呂云救起孟子

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

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

呂云下得

好見不勝佛老之害警策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

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呂云不仁字最下得好

釋老之害

過於揚墨

呂云此下却是韓愈自論責佛老抑揚高下處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

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

上面說不及孟子收拾在此句亦微見雖不及實過之之意非謂道德過之用力過之也

嗚呼

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



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本意在此句亦與說孟子處相應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其道以從於邪也

呂云語壯有氣骨

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

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  
死罪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韓愈

東萊批

此篇節奏嚴潔鋪叙回互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練語此句便有意下

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說

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

讓

造語好即重明輕

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

已

轉換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

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

慮患之道微也

應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

避就回互

下及公卿輔相

融化

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藏人主意

擇其可語

者誨之

舉輕明重

猶時與吾悖其聲誆誆若遂成其書

轉則

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

能恤。

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抑輕明重段數鋪叙不雜

書於吾何有？結夫子

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

而相者周天下。

文勢自然

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

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

作文佳。

下字好長短有力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綴向使獨

言之而獨書之，應

其存也可冀乎？

結好

今夫二氏行乎中

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

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

語健下字好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

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

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

文勢。鋪叙間架。

然猶

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

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

結中含警策意

故余所以不敢

也生下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

轉。意不露而

接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

言著書之意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

知乎非我其誰哉

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蘇文田丞相書亦同。承襲孟子

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

應有力一篇警策吾

子其何遽感感於吾所為哉

結有力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

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

此是餘意

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

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

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

又重說見得承孟子以道

自任。下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

與衆人辨也有矣

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

甚佳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

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

不為也豈害於道哉

用事中問架

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

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荅陳生書

師錫一云陳生商

韓愈

東萊批

中間四箇鋪叙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榮顯者在上位幾人足

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  
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  
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  
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  
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  
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  
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乎

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



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與陳京給事書

韓愈

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

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其若加其新也矣屬乎其言其若憫其窮也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

答陳商書

韓愈

東萊集註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食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

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

也作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  
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  
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  
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  
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答李翊書

韓愈

東萊集註云

樊曰公荅李翊二書或作李翔作也正元十八年陸儔佐主司權德

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儔用是  
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

迂齋云

呂居仁說退之荅李翊  
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  
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  
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烏足以  
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  
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意蘄

勝於人而取於人即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燧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

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  
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  
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  
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  
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  
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  
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

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

退之論佛骨表

徙鱣魚文并言折王庭湊出  
牛元翼則氣之所養可知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

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  
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  
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  
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  
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



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請韓文公配享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

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  
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  
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  
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  
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

說韓愈

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  
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  
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未降及貞觀開

元其傳者瀉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  
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  
唯昌黎文公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  
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  
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  
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  
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  
書垂於國冑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

美矣苟以代用其書得不能以釋聖人之詞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古文集成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七

宋 王寔震 編

前丙集三

書

荅韋中立書 柳宗元

迂齋批

看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韓退之與本朝老蘇陳

後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軌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就引喻作議論

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

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

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

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

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

出顧

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

以犬比當時之人此子厚最薄處

而

誰敢銜怪於羣自以名聞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

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

尼交切

者早暮啮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

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

引類以證之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  
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  
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  
咸慙音武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  
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



不為也。力有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

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  
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  
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  
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  
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前應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  
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  
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

愛甚故然耳

自此以下歷言畢生用工夫處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

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為炳炳烺烺

音務朗

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

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

自此以下皆歷陳所得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

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

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

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

欲其重

一句中字入更移易不得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此心術中出故直說

羽翼夫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

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

取道之原也

看他下許多本字又看下面下許多參字

參之穀梁氏以厲

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

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

潔

只是五經用五个本字其餘只用參字不可移動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

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

應前雪日  
○應冠禮宗元

復白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迂齋批

拮擊辨難之體沈著  
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藁，私心甚

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  
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  
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  
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  
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  
恐懼尤大也

以重  
明輕

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

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蓋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

議論正道

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

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是也

力詆紀錄者有刑禍之說

其時暗諸侯

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

難得

當其時

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

書事猶遇且顯也

解析分明

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

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

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

十分難得倒

左丘

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

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

正議論

刑禍非所恐

也句有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

一作誠

如此者今退

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  
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  
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  
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  
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  
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智而猶懼



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  
正直行行下浪切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  
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  
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  
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  
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  
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迂齋批

曉警深切詞氣勁拔開闔曲盡其妙所恨太厲聲色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既言皆沮然眊昧上莫見切下各代切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聞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  
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  
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糲

女救切 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見兄陽德其言而陰雜也

黜其忠也

言其拒善不納

若古之彊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

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擢音忠堅鳴鐘鼓

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

借興師討罪之意以闢之

凡服氣之大

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

多美言而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

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內

訥亦從口見集韻

不能多言大

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癘歟

若是者愚皆不言

亦因武陵  
已言之故

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

者類之以明凡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

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

要見服氣無所師  
承此是攻他要領

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嘒嘒

火苞切

詭詭

馨么切

以逮

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

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

清濁之亂而疾舒之聿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

書又見有學書者亦未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從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

結有力

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

夜槃歲紀愈疎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

師耶

應上無所師承。疑詞

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

讀二三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

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詞決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則皆左袒矣號姻婭則皆左袒矣入而號

之閨門之內則子姪親暱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史者則將率胥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

友與客以下凡七句而讎只一語蓋名之曰讎則無可分別者然則利

害之原可知也

並列恩讎兩端有許多文字却以一句結之所以佳

友者欲久存

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姪親暱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

胥史欲久存其勢

與徐公之妻之妾之客句法同。此一段文字是從鄒忌告齊宣王闕轉

來六個字都不可移動

讎欲速去其害

亦只一句

兄之為是術凡今天

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  
則是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  
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  
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怵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封羣  
羊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  
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



賊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

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

即淡去樂以却愁

分別利害之言

悴悴焉膚日皴肌日虛守無

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

終始破他無所師承

悲所愛而慶所憎

用字錯綜

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

也哉

終始借興師用兵而言

無任疑懼之甚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迂齋批

觀翱此書直欲以當代史筆自任中間品量前代史筆之高下發明人所未及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雖是大綱所說已含著書意累求罷去尚未能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坐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累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

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

此其所以任史筆

身卑處下澤不

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

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

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

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

以史筆自

任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

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

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

發明人所未及

故學者悅而習

焉其讀之詳也

發

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

習者事跡彰

未有人如此發明

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疏數

在詞之高下

好

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

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

馬遷班固之大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

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應前

僕竊不自度

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  
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  
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  
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  
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  
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  
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

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

伯喈之下耶

自任如此

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

以為何如故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

予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

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

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  
卷十七

十四

古文集成卷十七